

市艺研所: 探寻红色记忆 展现嘉州文艺

本报讯(记者 杨心梅)近日,市艺研所携手市戏剧曲艺家协会赴雅安市石棉县,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暨纪念建党100周年文艺创作采风交流活动。我市20余名文艺工作者溯源大渡河,重温峥嵘岁月,以多种形式让嘉州文艺飘香“民族走廊”。

“安顺场两岸崇山峻岭,河道陡峭,与泸定桥一起构成了封锁大渡河的军事要塞,历来是兵家的争夺之地。”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讲解员深情讲述安顺场的故事。在石棉县中学,连续两晚的建党100周年戏剧曲艺进校园活动暨文学艺术讲座活动,精彩纷呈。市作协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徐杉以《抗战乐西公路——石棉印迹》为题,向学生和不少慕名而来的当地文艺爱好者讲述这条抗战公路的修建故事。市艺研所戏剧音乐创研部主任赵海伊通过《重温红色话剧 共抒爱国情怀》文学讲座,将中国话剧的历史发展、代表作品娓娓道来。

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节选)》《风声(节选)》扣人心弦、相声《李评三国》《如此说话》令人捧腹、美声演唱《祖国,我深深地爱着你》悦耳动听……走出家门亮风采,市戏剧曲艺家协会的成员各展所长,助力乐山文艺端出充满嘉州味道的“文艺盛宴”。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享嘉州山景无限资讯

向
学
生
传
达
音
乐
之
美



印象

第一次和余薇见面,是在一间山野茶室。穿着典雅的她斟着茶,在悠悠茶香中娓娓讲述她和乐山的缘分,恬静的画面仿佛一幅古典画。

第二次从别人口中听到她的名字,是对她满口的钦佩——前一天晚上刚刚在外地上完特色党课,便急忙乘坐飞机回到乐山,还拎着行李箱的她没顾得上休息,又匆匆忙忙赶去对接下一堂党课,像个女战士。

第三次相遇,则是有幸聆听了一堂她的特色党课,正如期待的一样,这堂漫漫音乐的党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她带领下合唱的

《国际歌》,让人心潮澎湃。每一次见到余薇,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她身上,独立女性的坚韧体现得淋漓尽致。她的歌声就像是一个又一个逗号,把这个时代最美的画面一一定格。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人物谈

以歌声定格时代

记者 杨心梅

对话

余薇 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声乐教研室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乐山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高级访问学者。获“萨尔茨堡艺术节国际声乐比赛”金奖、舒曼国际音乐大赛声乐比赛金奖、全国文艺汇演声乐类金奖、“第四届全国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比赛”教师民族组二等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四川赛区民族组银奖、美声组铜奖;获乐山市政府沫若文艺奖;被中国音乐家协会授予青年声乐拔尖人才;被泰国王室授予中泰艺术文化使者。

曾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上海音乐厅、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厅等多地成功举办独唱音乐会及专场音乐会;受国内外教育文化部门或相关组织邀请开展多场声乐学术讲座;受邀担任慕尼黑音乐大赛声乐评委、日本国际声乐比赛评委、韩国春川国际声乐比赛评委、中泰艺术文化节声乐比赛首席评委、中国音乐金钟奖分赛区评委、中国好声音分赛区评委、全国青少年综合素质测评考官。出版发行演唱专辑一张。



指导学生排练

记者:您不是乐山人,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乐山发展呢?

余薇: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机缘巧合。我和我先生是研究生同学,一个学声乐,一个学钢琴,虽然专业不同,但相互约定要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临近毕业,我们再次考虑这个问题,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同时接纳两个专业的学校。当时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正在招聘,这里作为我们求职的第一站。

来乐山面试,是我们第一次踏足这片土地。虽然那时候的乐山对我们而言非常陌生,但是第一次查看地图了解它就产生了好感——这里的美食、美景和闲适的生活节奏让人着迷。而且,比起我们读书的地方,这里的日落要晚将近一个小时。我们以前从来没想到能够在晚上7点还能看到未晚的城市风景,觉得太奇妙了。

后来我们同时被乐山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聘用,自然而然就开始了在这里的生活、工作,一转眼如今10年了。在这10年里,我们有了自己的小家、孩子,也不断带着学生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偶尔回过头看看,觉得当初做出的是一个正确选择。

因为工作,我常常往返全国各地,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自

然而想回乐山,放空自己,重新出发。正是乐山这个轻松舒适的环境,让我产生了创作欲望,在这里写出了一些比较满意的作品。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将音乐融入党课?

余薇: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是某尖刀班的班长。他在家庭教育里常说,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要服役,为国家做贡献。像我的父亲、叔叔,他们都当过兵。

不过遗憾的是,因为我的身高等原因,没能进入部队。但是在我看来,想要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并不是只有当兵这一种方式。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一直追求上进,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以后,带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我常常思索自己能用什么方式来为国家的发展出力,当时就想到了通过音乐来展现祖国的发展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一开始带着孩子们演唱,到后来参与课程的录制拍摄,编写、排演反映时代变化的歌曲,再到萌生了以音乐讲述党史的想法,一步步成熟起来。从2019年开讲

音乐党课到现在,我陆陆续续讲了数十场,影响范围从乐山到四川,再到全国。未来我还会继续讲下去,不断完善自己的课程体系,给听众带来更好更优质的内容。

记者:音乐党课有什么独特之处?

余薇:音乐党课是以代表各时期的经典红色歌曲为线索,进行党史教育的系列党课。相比于一般讲座式的党课,音乐党课的形式更丰富,也有一些互动和体验的内容在里面,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在一堂音乐党课中,每一个时期我们都会穿插当时的代表性歌曲,通过演唱、表演,让观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有更加深刻的了解。每一次党课结束,我们还会选择《国际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进行现场教唱,让大家不仅成为一名聆听者,更是这堂党课的参与者。

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④

王奶奶和她的智障儿

林雪儿

2015年8月,对于雪鹤村的历史来说,像千年重复的所有8月一样。刚刚入秋,一场大雨让进村的土路多处塌方,坡地尚未完全成熟的苞谷林因为山高坡陡也冲垮了许多。村民们等雨一过,想扶起倒伏的苞谷,可是土冲走了,只能摘下还嫩的苞谷,除了叹息一声,喊声天老爷,大家也默默地接受了这一切。谁能抗天呢?祖先选择了这一片土地生存,雨要来,风要来,雪要来,贫困与疾病要来,这不都是大自然应有的秩序么?雪鹤村五组已经八十多岁的王太因和她老伴杨德炳背着一背箩玉米回到家里,看见四十多岁的儿子杨豆豆坐在门坎上啃一块生玉米。旁边有一滩水,王太因闻了闻是尿,发起怒来,要杨豆豆把地弄干净。杨豆豆脱下自己的衣服去擦。王太因骂了一句:“先人板板,你怎么活到现在?”

杨豆豆委屈,缩着双手,王太因抬了一个小板凳让杨豆豆坐着,说不准动。她开始收拾屋子,三下二下,屋子变得干净了,杨豆豆拍着双手说:“好,好。”

杨德炳说:“豆豆要像你妈学,你看这屋子是不是好多了?”

杨豆豆又说:“好。”

“你妈能干不?”杨德炳问。

“干。”

杨德炳叹了口气,再怎么引导,杨豆豆也只能说一个字。

王太因打扫了屋子,杨豆豆给她端来一杯水,说:“喝。”王太因喝了水,爱怜地对杨豆豆说:“豆豆啊,人与畜牲不一样,屎尿要去厕所。杨家破败,但不能脏。”

杨德炳说:“老太太你扯这些做啥,你看这房子都快垮了,还到处漏雨。”

“趁天晴,翻一翻瓦。”王太因说。

“那些檩子还乘得起人?”杨德炳望着屋顶问。

“乘不起也要翻嘛,漏的地方太多了,房子要淋垮的。”王太因说。

“垮了,就当是我们的棺材。”杨德炳说得轻松,王太因听来却惊心,近来杨德炳总是在半夜憋醒,非要坐起来才能呼吸。他不能倒下的,在她的意识里,他是不能死的,至少在杨豆豆没死之前,他不能死。“豆豆咋办呢?”王太因问。

“未必然这一天不来?”杨德炳坐在板凳上抽烟,看着又在啃玉米的杨豆豆,他们俩走了,杨豆豆凭什么活下去。

“豆豆还小啊。”王太因不甘心。

“四十五了,老太婆,他已经四十五了。”杨德炳突然提高了声音。

杨豆豆停止了啃玉米的动作,盯着父亲。

“听人说,村里要来三个第一书记,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改变。”王太因说。

“来与不来,跟我们有啥子关系。杨豆豆的病能好?”杨德炳说。

“你就别说豆豆了,你我活这么久,不就是老天安排的。”王太因说。

“上辈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孽,老天这样挤兑我们。”

“杨德炳,我对不起你。”每每说到杨豆豆的出路,王太因就只有拿这话去堵杨德炳。她为杨家生了三个儿子。老大五岁,放牛时被山上突发的洪水冲走。老二十六岁时生了怪病,两个儿子相继过世。王太因四十五岁了,想为老杨家留个根,身为汉人却悄悄找彝族曲别老毕摩吃了些草药,如愿怀孕。孩子出生的时候脚先出来半天,头才出来,以为他没气了,扔到一堆带血的草纸里,孩子又活了过来。王太因视为珍宝,改了个大名杨天赐,细心呵护着。谁知道孩子两岁还不会说话,不会走路。到当地医院检查,看孩子乖乖的,什么都正常,医生说不出一个好所以然,说再看看。到了三岁,杨天赐好不容易喊出了爸爸妈妈,能自己行走了,还能帮是篾匠的杨德炳递个篾片什么的。杨德炳和王太因都很庆幸,老来得子,实属不易,他们得为杨天赐的将来做准

备。篾匠杨德炳想,趁他还身强力壮,得多编些背篾箩筐卖,谁知道反击右倾翻案风,村里抓做生意的典型,抓到了杨德炳头上。干部们在路上拦截做买卖的人,有需要背篾箩筐的乡亲,就悄悄去杨德炳家里买。收割水稻的季节,一晚月色很好,杨天赐和父亲在院坝里编箩筐,突然闯起来一群人,烧了编到一半的箩筐,还将杨德炳绑了起来。杨天赐大叫。有人指着他说:“再叫,连你一块儿绑了。”杨天赐吓傻了,从那以后他整整半年没说话。王太因带着杨天赐到处求医问药,也毫无结果。已经转入夜晚行路的老毕摩给他指了条路,说杨天赐的名字太大了,镇不住。杨德炳就把他名字改为杨豆豆。杨豆豆在半年以后说出的第一个字是吃。杨德炳和王太因很高兴,杨豆豆开始说话了。只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杨豆豆一直只说一个字,同龄的孩子去读书了,杨豆豆只能呆在家里,王太因走哪里,他跟到哪里。离开王太因他就哭。

杨天赐也罢,杨豆豆也罢,时光催人老,杨德炳和王太因已经八十多岁了,杨豆豆的智商还是只能说一个字。王太因接受了这样的现实,照顾智残的杨豆豆饮食起居,成为她的生存方式。而杨德炳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幻想明天醒来,杨豆豆会说一句完整的话。

“豆豆,说我要吃玉米粑。”杨德炳说。

“粑。”杨豆豆说。

杨德炳摇了摇头,说他出去借梯子翻房。

“你都老骨头了,怕是爬得上去爬不下来,找鬼针草帮忙翻一翻。”王太因对摇摇晃晃出门的杨德炳说。

“鬼针草会来翻吗?我看他家的房子都漏,也没见他翻瓦。”

“你去试试嘛,就说是我喊他的。”

“你先把我那瓶酒藏起来再说。”杨德炳不情愿地说。

(未完待续)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讲科学、严防控
勤洗手、常通风
戴口罩、一米线
用公筷、健康码



中宣部宣教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